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八回 運巧思對酒縱諧談 飛舊句當筵行妙令

話說眾人離了百藥圃，只見丫鬟稟道：「酒已齊備，夫人也不過來驚動，請諸位才女不要客氣，就如自己家裡一樣才好。」眾人道：「拜煩先替我們在夫人跟前道謝一聲，少刻擾過，再去一總叩謝。」說罷，一齊散步。丫鬟預備淨水，都淨了手。香雲引至凝翠館。若花道：「這個坐兒早間妹子胡亂坐了，此刻必須從新拈過才好坐哩。」閨臣道：「早間業已說過，今日這個坐位原無上下，何必又拈？」春輝道：「坐位自然照舊，不必說了。但妹子還有一個愚見：少刻坐了，斷無啞酒之理，少不得行個酒令方覺有趣。若照早間二□五桌分五排坐了，不知這令如何行法。據我主意：必須減去□三桌，只消□二桌，由東至西，分兩行團團坐了，方好行令。」蘭芝道：「若擺□二桌，每桌八人，只坐九□六人，還有四位怎樣坐呢？」春輝道：「由東至西雖分兩行，每行只須五桌；東西兩橫頭再擺兩個圓桌；圓桌上可坐□人，豈非□二桌就夠坐麼？」眾人聽了，齊聲贊好，都道：「如此團團坐了，既好說話，又好行令。」寶雲惟恐過擠，執意不肯。眾人那裡由他，各命自己丫鬟動手，又囑寶雲把送酒上菜繁文也都免了。一齊歸坐。丫鬟送了酒，上了幾道菜。

大家談起園中景致之妙，花卉之多。掌紅珠道：「適才想了一謎，請教諸位姊姊：『無人不道看花回』，打《論語》一句。」眾人想了多時，都猜不出。玉芝道：「妹子向來參詳題義，往往都有幾分意思，無如所讀之書都是生的，所以打他不出。可惜今日只顧對花，無暇及此，明日諸位姊姊切莫另出花樣，務必猜謎頑頑。若把明日再蹉跎過去，不知何日方能再聚。偏偏今日過的又快，轉眼已是下午。剛才紅珠姊姊說『無人不道看花回』，此等句子，妹子最怕入耳，如把『看花回』改做『看花來』，我就樂了，這個『回』字，好象一本戲業已唱完，吹打送客，人影散亂，有何餘味？替換個『來』字，就如大家才去遊玩。興致方豪，正不知何等陶情，我就歡喜了。」青細道：「且莫閑談，究竟他這『無人不道看花回』是個甚麼用意？」玉芝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內中這個『道』字，卻是要緊的。大約所打之句，必定有個『曰』字或有個『言』字在內。至於此句口氣，剛才我已說過，就如一本戲已經唱完，無非遊玩畢之意。」小春道：「若果這樣，只怕是『言游過矣』。」紅珠道：「正是。」題花道：「此謎以人名借為虛字用，不獨靈活，並可算得今日遊園一句總結，可謂對景掛畫。」

紫芝道：「遊玩一事既已結過，此刻是『對酒當歌』，我們也該行個酒令多飲兩杯了。春輝姊姊可記得前月我們在文杏閣飲酒，我說有個酒令，那時姊姊曾教我吃杯令酒宣令的？後來大家只顧說笑鬥趣，也就忘了。今日難得人多，必須行令才覺熱鬧，莫若妹子就遵姊姊前月之命，吃個令杯宣宣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甚妙，我們洗耳恭聽。」

蘭芝道：「此時如要行令，自應若花姊姊或幽探姊姊先出一令，焉有我們倒僭客呢？」

若花道：「阿姊此話過於客氣。行令只要鬥趣好玩，那裡拘得誰先誰後。」史幽探道：「今日紫芝妹妹在母舅府上也有半主之分。俗語說的：『主不吃，客不飲』。就請先出一令。行過之後，如天時尚早，或者眾人再出一令，也未為不可。就請飲杯令酒宣宣罷，不怕謙了。」

紫芝把酒飲過道：「請教蘭言姊姊：妹子宣令之後，如有不遵的，可有罰約？」蘭言道：「不遵的，罰三巨觥。」紫芝道：「既如此，妹子宣了。諸位姊姊在止；妹子今日這令並非酒令之令，是求題花姊姊先出一令之令。如有不遵的，蘭言姊姊有言在先。題花姊姊請看，妹子又飲一杯了。」題花道：「莫講一杯，就飲□杯，我也不管。這三巨觥我也情願認罰。但為何單要派我呢？」紫芝道：「妹子初意原要自出一令，因人數過多，意難全能行到；意欲拜懇公議一令，又恐推三阻四，徒然耽擱；因姊姊天姿明敏，一切爽快，所以才奉求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話卻也不錯。就請題花姊姊先出一令，如普席全能行到，那更有趣了。」題花仍是推辭，無奈眾人執意不肯。題花道：「大眾既聽紫芝妹妹之話，都派我出令，我一人又焉能拗得。令雖要出，但妹子放肆也要派一派了，先請諸位姊姊吃個雙杯。」眾人都飲了。題花道：「再請紫芝妹妹格外飲兩杯。」紫芝無法，只得飲了。題花道：「格外這兩杯，可知敬你卻是為何？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不知。」

題花道：「是替你潤喉嚨的。把喉嚨潤過，好說笑話；笑話說過，我好行令。」

紫芝道：「你左一個雙杯，右一個雙杯，都教人吃了，此刻又教人說笑話，竟是『得隴望蜀』，貪得無厭了。也罷，我就把『貪得無厭』做個話頭：當日有個人甚是窮苦。一日，遇見呂洞賓，求其資助。洞賓念他貧寒，因用『點石成金』之術，把石頭變成黃金，付給此人。以後但遇洞賓，必求資助，不幾年，竟居然大富。一日，又遇洞賓，仍求資助，洞賓隨又點石成金，比前資助更厚。此人因拜謝道：『蒙大仙時常資助，心甚感激；但屢次勞動，未免過煩，此後我也不敢再望資助，只求大仙賞賜一物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』洞賓道：『你要何物？無不遵命。』此人上前把洞賓手上砍了一刀道：『我要你點石成金這個指頭！』」蘭言笑道：「這雖是笑話，但世間人心不足，往往如此。」春輝道：「怪不得點石成金這個法術如今失傳，原來呂洞賓指頭被人割去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笑話說了，請出令罷。」題花道：「所謂笑話者，原要發笑；剛才這個笑話並不發笑，如何算得？也罷，我同你豁拳賭個勝負，輸家出令，何如？」紫芝道：「你要豁拳，我倒想起一個笑話：一個騎驢趕路，無奈驢行甚慢，這人心中發急，只是加鞭催他快走。那驢被打負痛，索性立住不走，並將雙蹄飛起，只管亂踢。這人笑道：『你這狗頭也過於可惡！你不趕路也罷了，怎麼還同我豁拳！』」眾人笑道：「這個笑話可發笑了，請出令罷。」題花道：「既派我出令，焉敢不出。但必須紫芝妹妹再飲兩杯，我才出哩。」

紫芝道：「諸位姊姊！剛才我同眾人飲過之後，他又教我格外飲兩杯；及至飲過，他又教我說笑話；此時笑話說了，他又教我再飲兩杯；這明明要同我歪纏了。他的意思，總因我派他出令，所以如此。妹子因他只管歪纏，忽又想了一個笑話：有一富翁帶一小廝拜客，行至中途，腹中甚饑，因同小廝下館吃飯。飯畢，店主算帳，誰知富翁吃的只得白飯兩碗，那小廝吃的除飯之外倒有一菜。富翁因他業已吃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忍痛還了菜帳。出了飯館，走未數步，富翁思及菜錢，越想越氣。回頭望見小廝跟在後面，因發話道：『我是你的主人，並非你的頂馬，為何在我後？』小廝聽了，隨即趨行幾步，越過主人，在前引路。走未數步，富翁又發話道：『我非你的跟班，為何在我前？』小廝聽罷，慌忙退後，與主人並肩而行。走未數步，富翁又發話道：『你非我的等輩，為何同我並行？』小廝因動輒得咎，只得說道：『請問主人：前引也不好，後隨也不好，並行也不好，究竟怎樣才好呢？』富翁滿面怒色道：『我實對你說罷，你把菜錢還我就好了。』」題花笑道：「若非派他吃酒，諸位姊姊何能聽這許多笑話。適才我倒想了一令，往常人少，很無意味；今日喜得人多，倒可行得，也可算得雅俗共賞。但過於簡便，不甚熱鬧，恐不合眾人之意，必須大家共同斟酌才好。」史幽探道：「只要雅俗共賞，我就放心。若是難題目教人苦思惡想，那不是陶情取樂，倒是討苦吃了。並且今日有百人之多，若全要行到，也須許多工夫；能夠令完，大家回去不至夜深，那才好哩。請姊姊宣宣罷。」題花道：「此令也無可宣。就從妹子說一句書，無論經史子集，大家都『頂針續麻』依次接下去。假如我說『萬國咸寧』，第一字從我數起，順數至第四位飲一杯接令。」

蘭言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姊姊起令。但量有大小，必須定了分數，使量大者不致屈辱，量小者不致勉強，方無偏枯。據我愚見：大量一杯，小量半杯；內中還有半杯也不能的，亦惟隨量酌減，這才好哩。」題花道：「此話極是。」因飲一杯道：「妹子有僭了。但我們蒙老師盛意寵召，又蒙寶雲……七位姊姊破格優待，今日之聚，可謂極歡了。我就下個注語：『舉欣欣然有喜色。』……」

只見眾丫鬟來報：「長班才從部裡回來，說現奉太后御旨，命諸位才女做詩，所有題目卷子，已分送寓所去了。」眾人聽了，

茫然不解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